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

五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二十二

太宗皇帝紀六



太平興國六年春正月乙巳詔曰百里之長字民之要官也
 今縣邑廣而闡員多選曹拘以常調歷年未補非所以振淹
 郵惠吾民也適變通方宜從新制其令諸路轉運使下所屬
 州令長吏擇見任判司簿尉之清廉明幹者具以名聞當驛
 召引對授以知縣之任焉 丁卯令諸道轉運使察訪部內
 官吏有履行著聞政術尤最及文學茂異者各舉二人 是
 月遣八作使郝守濬等分行河道抵于虜境皆疏導之又于
 清遠界開徐河雞距河五十里入白河由是關南之漕悉通
 濟焉此據河渠志三交西北三百里地名固軍溪谷險絕虜之所
 保多由此入寇潘美潛師襲之虜棄城遁軍使安慶以其族
 來降因積粟屯兵守之自是虜不敢侵軼邊民以安安慶錄

無之據潘美行狀及六年正月事今附月末徐慶國二月癸
 紀繫之四年八月癸亥又云三交口即固軍誤也

丑詔曰古者懋建庶官分治百職考其幽明之狀以申黜陟
 之典今則無聞焉故京朝官釐降于外者咸給以御前印紙
 令書治迹而主司不能彰明減否但以細碎之事混淆其間
 非所以副朕詳求之意也自今循常之務非課最者不得書
 為勞績其殿犯無有所隱 丁酉令群臣居喪被詔復者須
 卒哭朝謁其俸料自詔下日給之 國初以殿奉官殿直承
 而奉使者多訴勞逸不均多貴族子弟豪縱僥倖未立程準
 而奉使者多訴勞逸不均是月始命御厨副使洛陽楊守素
 等點檢二班公事權以內客省使廳事為局摠其名籍差定
 其職任而考其殿最焉據會要及楊守素傳實錄于雍熙四
 年七月庚辰書詔置三班院以蔚進
掌其事此書三班訴三月己酉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
勞逸不均蓋誤也德芳卒年二十三贈中書令追封岐王謚康惠 癸丑詔曰

峽路轉運使言知渝州路憲知開州都士堯知達州張元等弛慢不治並已衝替宜令諸路轉運使察部下官吏有罷軟不勝任怠惰不親事及贖貨擾民者條其事狀以聞當遣使按鞫其清白自守幹局不苛者亦以名聞必加殊獎交州行營言破賊軍一萬五千衆於白藤江口斬首千餘級獲戰艦二百艘甲鎧以萬計于是侯仁寶率前軍先進孫全興等頓兵花步七十日以俟劉澄仁寶屢促之不行及澄至并軍由水路抵多羅村不遇賊復擅還花步賊詐降以誘仁寶仁寶信之遂為所害有二賊卒先至邑市奪民錢轉運使周渭捕斬之後至者悉令解甲以入民乃安時諸軍冒炎瘴又多死者轉運使許仲宣馳奏仁寶戰沒且乞班師不待報即屯諸州開庫賞賜給其醫藥謂人曰若俟報則此數萬人皆積屍于廣野矣乃上章自劾詔書嘉納之遣使就劾澄等會王

俱病死澄與賈湜並戮于邕州市徵全興等下獄全興伏誅

陳欽祚郝守濬崔亮皆責授團練副使欽祚慶州濬磁州亮

嵐州贈仁寶工部侍郎官其二子孫全興伏誅陳欽祚等責

仁寶贈官在明年二月庚寅戮劉澄等不知是何月日并書于此詔諸州大獄長吏不親決胥吏

緣而為奸以致滋蔓踰年而獄具自今長吏每五日一審四

情得者即決之 上不欲天下有滯獄乃建三根之制大事

四十日至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不須追捕而易決者無過

三日為三根別本實錄繫之五月丙辰今從又詔囚當訊掠則集官屬同問勿委

胥吏榜決別本實錄在四月丁丑今從志附三根後夏五月癸丑令內侍省細伏內先

衣黃者並衣碧吏部黃衣選人改為白衣選人 六月甲戌

太尉中書令謚文惠司空平章事薛居正卒居正風度瓌偉

操行方正為相任寬簡不苛察士君子以此多之其妻妬悍

以致不生育惟吉其養子也有勇力不習文與沈繼宗等俱

拜官獨授諸衛將軍喜聲色交遊匪類居心不能止于是
上臨其喪出涕其妻拜于喪側 上存撫數四素知惟吉之
行曰問不肖子安在頗改節否恐不能自荷先業奈何惟吉
伏喪側聞之驚懼愧赧不起自是盡革故態謝絕素與交遊
者居喪甚得禮既而多延接賢士大夫亦稍涉獵書史 上
知其修飾故數委以大藩所至稱治累遷左千牛衛大將軍
遭母喪故事卒哭當起復惟吉懇求終制優詔不許時論異
之 秋七月 上將大舉伐契丹遣使賜渤海王詔書令發
兵以應王師其略云聞爾國本是大藩近年頗為契丹所制
爾迫于亮醜屈膝事之讒慝滋多誅求無已雖欲報怨力且
不能所宜盡出族帳一助予攻取俟其剪滅當行封賞幽薊
土宇復歸中朝朔漠之外悉以相與而渤海竟無有至者
九月壬寅以左拾遺直史館田錫為河北南路轉運副使錫

因入辭直進封事曰臣職在箴規理難緘默敢獻軍國要機
者一朝廷大體者四惟 陛下留神察之夫賞不踰時國之
令典頃歲王師薄伐克平太原未賞軍功逮茲二載今范陽
堅壁切據疆封獯鬻荐居不修朝聘若煩再駕固當用兵雖
稟 宸謀必資武力願 陛下曰郊裡耕籍之禮議當曰平

晉之功而賞之則駕馭戎臣莫茲為重此要機之一也

按十四年

以月乙亥已行太原之賞田錫今猶以為言或者賞未編及故也今交州未下戰士無功春

秋謂老師費財兵書曰鈍兵挫銳臣聞聖人不務廣疆土惟
務廣德業聲教遠被自當來賓臣嘗讀韓詩外傳周成王時
越裳九譯來貢周公問之曰本國天無迅風疾雨海不揚波
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盍往朝之是知不必加兵自然內
附交州謂之瘴海得之如獲石田願 陛下念征伐之勞思
用度之廣愛人惜力無屯兵以費財修德服荒無略內以勤

遠亟詔執事寬其誅伐最爾蠻陬何必勞於震怒此大體之一也按大典左右拾遺補闕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在不便者小則上封大則廷爭給事中職在封駁詔書封謂封還不行駁謂駁正所失起居郎舍人立赤墀之上記錄言動即古左右史之任也邇來諫官廢職制詔有所未當給事中不敢封還駁正遺補亦不負直言其次起居郎舍人不得升陞紀錄言動聖朝美事或有所遺 陛下德音或有不錄又御史不能彈奏左右丞今尚關員中書舍人典掌書命未聞訪之以意注意其各有所蓄欲待顧問望於清燕召而詢求俾盡悃誠以觀器業又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伏讀去年九月丁未詔書戒勵百官並于朝堂習儀及委憲司糾察斯蓋復古道振朝綱然但見習儀未見舉職若職業各舉則威儀自嚴 陛下擇才任使各司

其局此大體之二也今屬縣平寧京師富庶軍營馬監靡不振崇佛寺道宮悉皆輪奐又欲闢西苑廣御池雖周之靈囿漢之昆明未足為比惟尚書省前代所建湫隘尤甚郎曹無本局尚書無本廳官司相參無以區別至于九寺三監寓天街之兩廊狹窄蕭然具體而已禮部無貢院每貢士就試或就武成王廟是豈太平之制度耶欲望別修省寺用列職官此大體之三也每於衢路頗見羈錮之囚荷以鐵枷不覺自駭按獄官令枷杻有長短鉗鎖有輕重尺寸斤兩並載刑書未有以鐵為枷也昔唐太宗觀明堂圖見人之五臟皆麗于背遂減徒刑况隆平之時將措刑不用于法所無去之可矣此大體之四也即賜詔書曰省所上書陳諷諫有犯無隱居獻替之地揚蹇諤之風尋繹久之甚屬可嘉然邦國之事抑有由焉朕以交趾稱藩代修職貢昨聞賊臣篡奪害其主帥

之家聊舉師徒用申赴救非貪土地尋罷干戈京西閒田勢
本窪下不可樹藝止為污瀦日而鑿池用停水潦戈船習戰
可威夷狄調役軍卒不煩農民髡鉗之刑前王所用比之劓
刑蓋有等差朕以誅死之囚貸其斷頸之戮遂設斯法以全
其生免鈇鑕之誅實非炮烙之酷其餘申明經制皆是舊章
方屬承平漸期振舉覽茲獻納嘉乃忠勤自今有所見聞無
辭獻替斷事在獨出自朕躬勉于畫規以副虛佇曰賜錢五
十萬或謂錫曰今日之事鮮矣宜少晦以遠讒忌錫曰事君
之誠惟恐不竭且天植其性豈一賞可奪耶至河北復驛書
言邊事曰夫動靜之機不可妄舉動謂用兵靜謂持重應動
而靜則養寇以生姦應靜而動則失時而敗事今北鄙驛驛
蓋亦有以居邊任者規羊馬細利為捷矜捕斬小勝為功起
釁召戎實由此始伏願申飭將帥謹固封守還所俘掠許通

互市使河朔之民得豐三農之業不出五載可積十年之儲
前歲侵擾邊陲親乘車輅今茲張皇聲勢頗動人心獫狁未
侵六龍夙駕胡羯既退萬乘方歸是皆失我機先落其術內
勞頓耗數可勝言乎軍國大端固當謹始戎族未亂無煩強
圖狄勢未衰何勞力取願考古道務恢遠猷示綏懷萬國之
心用駕馭四夷之策事戒輒發理在深謀又謂安危之理不
可輕言國家務大體求至理則安舍近謀遠勞而無功則危
為君有常道為臣有常職是務大體也上不拒諫下不隱情
是求至理也帝王之道忌萌欲心漢武帝躬秉武節遂登單
于之臺唐太宗手結雨衣往伐遼東之國率義動之眾狗無
厭之求輸常賦之財奉不急之役是舍近謀遠也沙漠窮荒
得之無用夷狄遺種殺之更生是勞而無功也位卑秩下敢
言者少言而見聽則進而無疑言而不從則退而懼罪又謂

利害相生變易不定故兵書曰不能盡知用兵之害者不能盡知用兵之利益事有可進而退則害成之事至為可退而進則利用之事去為能審利害則為聰明以天下之耳聽則聰以天下之目視則明惟此聰明在無壅塞盡去相蒙之弊乃協先知之神又謂取舍不可以有惑思慮不可以不精國家圖燕以來兵連未解財用不得不耗人臣不得不憂恢復吊伐之名雖建洪業可否禍福之實宜留 聖心願 陛下精其思慮決其取舍毋使曠日持久 丙午詔應京朝官除兩省御史臺自少卿監以下奉使從政于外受代而歸者並令中書舍人郭贇膳部郎中兼侍御史知謀事滕中正戶部郎中雷德驥同考校勞績品量材器以中書所下關員類能擬定引對而授之謂之差遣院按前代常參官自一品皆曰京官其未常參止曰未常參官今謂常參曰朝官秘書郎而下常參者曰京官舊制京官有員數除授皆云替某官或云填見闕京官皆屬吏部每任三十月為滿歲校其考第罷任取解赴集國初以來有權知及通判諸州軍監臨物務官無定員月限既滿有司往往給俸料而見釐務者申牒有司復支所釐之務罷則已但不常參除授皆出中書不復由吏部至是與朝官悉差遣院主之 太子太保趙普奉朝請累年盧多遜益毀之鬱鬱不得志 普遷太子太保正史實錄及百道碑云既請妖氣爰覃爵賞蓋普從征晉陽以功遷秩也當在太平興國四年冬十月行狀則云三年郊祀後遷太子太保合後 普子承宗娶燕國長公主女承宗適知潭州受詔行狀 歸闕成婚禮未踰月多遜白遣歸任普由是憤怒會如京師比禹錫等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切發 上詔問普普對曰臣願備樞軸以察奸變退復密奏臣聞國舊臣為權倖所阻因言 昭憲頽命及 先朝歷想其事 上于宮中訪

得普前所上章并金匱遂大感悟即留承宗京師召普謂曰
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盡知四十九年非矣 辛亥以普

為司徒兼侍中要語也今已心復史乃削去可非此太宗盛德

具載聖語實錄又謂談錄則云復相則元夜心普觀燈即命為相

昭憲及太祖本意蓋欲上復傳之廷美而廷美將復傳

之德昭故上即位亟命廷美尹開府德芳授貴州防禦使

實稱皇子皆緣昭憲及太祖意也德昭既不得其死德

芳相繼天絕廷美始不自安浸有邪謀他日上嘗以傳國

意訪之趙普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耶于是普

復入相廷美遂得罪凡廷美所以得罪則普之為也遺事云

太祖孝于同母弟也愛兄弟曠古未有萬幾之暇召晉王秦

昭今東平王德芳皆太宗乳母王氏所生等共宴太子南陽王德

後酒酣位上秦王謝一婦人生三太子謂二王曰此孝子成我之志

欲晉王世下知謝一婦人生三太子謂二王曰此孝子成我之志

周命將力戰無功萬死而無一幸乎後南陽王德下

不無秦王安坐而後承付緒何人秦王曰吾願立後南陽王德下

他日又喜曰是心足矣然則陛下有必殛之吾已料之矣

昭謝各誓書素不之與汝兄弟謂而收之仍令普告天地宗廟

下辭以行誓書素不之與汝兄弟謂而收之仍令普告天地宗廟

普辭以行誓書素不之與汝兄弟謂而收之仍令普告天地宗廟

以誓書素不之與汝兄弟謂而收之仍令普告天地宗廟

收誓書素不之與汝兄弟謂而收之仍令普告天地宗廟

南陽王尋亦坐事通令幽殺後興國初中今上所以書付秦王

與國史不尋亦坐事通令幽殺後興國初中今上所以書付秦王

司馬光記宗亦云迹畧相似欲傳昭憲及太祖意也

今不取存之云秦王趙普既幽死誓書收入禁中興國四年八月

事乃自取存之云秦王趙普既幽死誓書收入禁中興國四年八月

托事名多僻近不可遷信然亦不可同棄也兩存其人說則祖宗

托事名多僻近不可遷信然亦不可同棄也兩存其人說則祖宗

威德自著後世必知其誣矣又云廷美乃太祖太宗母弟見于昭憲頌命時已忠矣嘉祐志云涪陵與

太祖事同太宗年紀相去十餘歲是日以樞密副使刑部侍

郎石熙載為戶部尚書充樞密使用文資正官充樞密使自

熙載始也天禧三年十一月丁謂乾興元年七月錢惟演可

仁宗實錄并會要不帶詔中外文武官等自今或知民間

利病及時政得失並得上書直言無有所隱冬十月癸酉

羣臣奉表加上尊號曰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

孝凡三上乃許之庚寅詔自今下元節宜如上元並賜休暇

三日著于令甲午蘇州言太乙宮成先是方士言五福太

一天之貴神也行度所至之國民受其福以數推之當在吳

越分故令築宮以祀之十一月甲辰改武德司為皇城司

上常遣武德卒潛察遠方事有至汀州者知州王嗣宗執而

杖之縛送闕下因奏曰陛下不委任天下賢俊而猥信此

輩為耳目竊為陛下不取上大怒遣使械嗣宗下吏削

秩既而怒解嘉嗣宗直節令遷其官記聞與本傳畧不同今

附見改官庚戌親饗太廟辛亥合祭天地于圜丘大赦御

乾元殿受冊尊號先是有秦再思者上書願勿再赦且引諸

葛亮佐蜀數十年不赦事上頗疑之以問趙普普曰國家

開創以來具存儀制三歲一赦所謂其仁如天堯舜之道劉

備區區一方用心無足師法上然其對赦宥之文遂定

癸丑諸州長吏察部內民有輕薄無賴愆于孝義貨鬻田業

追隨蒲博者深加勸誡之或文義不服為惡務滋者條其姓

名以聞當置于法壬戌詔封太平宮神為翊聖將軍從道

士張守真之請也十二月癸酉詔諸州士庶家有藏醫書

者許送官願詣闕者令乘傳縣次續食第其卷數優賜錢帛

及二百卷以上者與出身已任官者增其秩壬辰詔中外

官不得以告身及南曹曆子質錢違者官為取還不給原錢
朝廷患官文書落規利之家故禁絕之 先是諸州罪人皆
錮送關下道路非理而死者十常六七 張齊賢罪人罪人
至京請擇清強官審問若顯負沉屈則量罰本州官吏自今
令只遣正身家屬別俟朝旨 齊賢又言刑獄繁簡乃治道
弛張之存于公陰德子孫則有興者况六合之廣能使獄無
冤人豈不福流萬世州縣胥吏皆欲多禁繫人或以根窮為
名恣行追擾租稅逋欠至少而禁繫累日遂至破家請自今
外縣罪人令五日一具禁放數白州：獄別置曆委長吏檢
察三五日一引問疏理每月具奏下刑部閱視有禁人多者
即奏遣朝官馳往決遣若事涉冤誣故為淹滯則降黜其本
州官吏或終歲獄無冤滯則刑部給牒得替日較其課旌賞
之 齊賢勅冤民弊務存寬大行部遇投訴者或召至傳舍
榻前與語多得其情偽江南人久益稱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二十三

太宗皇帝紀七

太平興國七年春正月壬寅詔翰林學士承旨李昉等詳定士庶車服喪葬制度付有司頒行違者論其罪 二月丙寅以江州星子縣為南康軍 以給事中侯陟右正諫大夫王明同判三司同判三司自陟明始 甲申改闕南為高陽關三月金明池水心殿成 上將泛舟往游或告秦王廷美與左右謀欲以此時劫發若不果則詐稱病於府第候車駕臨省曰作亂 上不忍暴其事癸卯罷廷美開封尹授西京留守廷美每從南府入朝過學士院門見鎖院必令人隔扉問之孔目吏即白其姓名率以為常是日當直學士恐廷美問則難荅因大啟院門廷美過已乃復扃之當檢學士姓名時李昉扈蒙徐鉉實為學士 壬子賜秦王廷美襲衣通犀帶錢千萬緡絹綵各萬

足銀萬兩西京甲第一區 夏四月甲子以左諫正大夫樞

密直學士竇偁中書舍人郭贇並守本官叅知政事 上謂

偁曰汝自揣何以至此偁曰 陛下念藩邸舊臣出於際會

上曰非也乃汝嘗面折賈琰賞卿之直爾 翰林副使楊

守一為東上閤門使充樞密都承旨加都字自守一始 丙

寅以兵部員外郎宋琪通判開封府京府判自琪始 趙普

既復相盧多遜益不自安趙普屢諷多遜令引退多遜貪權

固位不能自決會普廉得多遜與秦王廷美交通事遂以聞

上怒戊辰責授多遜兵部尚書下御史獄捕繫中書守當官

趙白秦府孔目官閻密小吏王繼勳樊德明趙懷祿閻懷忠

等命翰林學士承旨李昉學士扈蒙衛尉卿崔仁冀膳部郎

中知樞事滕中正樞治之多遜自言累遣趙白以中書機事

密告廷美去年九月中又令趙白言於廷美云願官車晏駕

駕盡心事大王廷美又遣樊德明報多遜云承旨言心會我
意我亦願宮車早晏駕私遺多遜弓箭等多遜受之閻密初
給事廷美左右 上即位補殿直仍隸秦王府恣橫不法言
多指斥王根繼勳廷美尤親信之嘗使求訪聲妓繼勳怙勢取
貨賦根汙藉樊德明素與趙白游處多遜因之以結廷美廷
美又累遣趙懷祿私召同母弟軍器庫副使趙廷俊與語閻
懷忠嘗為廷美所遣詣淮海王俶求犀玉帶金酒器懷忠受
俶私遺白金百兩銀器絹扇等廷美又嘗遣懷忠齎銀盃錦
綵羊酒詣其妻父御前忠佐馬軍都軍頭開封潘璘營燕軍
校至是皆伏罪丙子詔文武常參官集議朝堂太子太師王
溥等七十四人奏多遜及廷美願望呪詛大逆不道宜行誅
滅以正刑章趙白等請處斬丁丑詔削奪多遜官爵并家屬
流崖州廷美勒歸私第趙白閻密王繼勳樊德明趙懷祿閻
懷忠皆斬于都門之外籍入其家財斬白等在丙多遜累世
墳墓在河內未敗前一夕震雷焚其林木皆盡聞者異之及
赴貶所食于道旁逆旅有媼頗能言京邑舊事多遜因與語
媼固不知與語者多遜也多遜曰媼何自來乃居此媼頰感
曰我本中原士大夫家有子任其官盧某作相令枉道為某
事吾子不能從其意盧銜之中以危法盡室竄南荒未周歲
骨肉相繼淪沒惟老身流落山谷今僑寄道旁非無意也彼
盧相者蠹賢怙勢恣行不法無多所避忌終當南竄幸未死間
或可見之耳多遜默然趣駕去瓊州遣牙將知崖州事輒求
婚于多遜多遜不許遂侵辱之將加害卒與為婚 詔江南
民私鑄鉛錫及輕小錢頗亂禁法自今公私所用每千錢須
及四斤先蓄者悉送官 五月甲戌宰相趙普等以 上親
決庶獄察見微隱相率稱賀 上嘗謂趙普曰朕每讀書見

古帝王多自尊大深拱嚴凝誰敢犯顏言事若不降請接納
乃是自蔽聰明或喜賞怒刑豈能歸天下之心哉普曰帝王
若賞罰無私內外無間上求其理下竭其誠馴致太平不為
難事 上又問治民之道復有何術普曰 陛下恤念生民
每聞利病無不即日施行古聖王愛民之心已止于此矣
癸丑詔諸州縣長吏今粟麥將登宜及時儲蓄其告諭鄉民
常歲所入不得以食犬菑及多為酒醪嫁娶喪葬之具並從
簡儉少年無賴輩相聚蒲博飲酒者隣里並捕送官 趙普
以秦王廷美謫居西洛非便教知開封府李符上言廷美不
悔過怨望乞徙之遠郡以防他變 丙辰廷美為涪陵縣公
房州安置 庚申詔禁投匿名書告人罪及作妖言誹謗惑
眾者嚴捕之寘於法其書所在焚之有告者賞以緡錢 詔
京朝官出使所給印紙委本屬以實狀書不得增減功過阿
私罔上其闕涉書考之官悉署姓名違者論其罪 六月初
上以字學訛舛欲刪正之學士少能通習或薦趙州隆平
主簿成都王著唐相方慶之後書有家法乃召為衛尉寺丞
史館祇候今詳定篇韻在史館逾四年甲戌遷著作郎充翰
林侍書 上聽政之暇每以觀書及筆法為意諸家字體洞
臻其妙嘗遣中使王仁睿持御札示著著曰未盡善也 上
臨學益勤又以示著著答如前仁睿詰其故著曰自古帝王
始學書或驟稱善則不復留心矣久之復以示著著曰功至
矣非臣所能及其後 真宗嘗對宰相語其事且嘉著之善
規益于侍書待詔中絕無其比 舒州懷寧縣有老僧過民
柯萼家率萼詣萬歲山取寶僧以杖于古松下掘得黥石上
刻誌公記云吾觀四五朝後次丙子年趙懿二十一帝敬醮
潛山九天司命真君社稷永安僧忽不見萼以石刻來獻于

是詔舒州修司命真君祠黃門綦政敏往督其役總成六百

三十區號曰靈仙觀綦政敏往督其役總成六百唐自元和以後不

復譯經江南始用兵之歲有中竺摩伽陀國僧法天者至

鄜州與河中梵學僧法進共譯經義始出無量壽尊勝二經

七佛贊法進筆受綴文知州王蜀從潤色之遺法天法進獻

經闕下太祖召見慰勞賜以紫方袍法天遊諸名山許之

上即位之五年又有北天竺迦濕彌羅國僧天息災烏填曩

國僧施護繼至法天聞天息災等至亦歸京師上素崇尚

釋教即召見天息災等令閱乾德以來西域所獻梵夾天息

災等皆曉華言上遂有意翻譯因命內命鄭守鈞就太平

興國寺建譯經院是月院成詔天息災等各譯一經以獻擇

梵學僧常謹清治等與法進同筆受綴文光祿卿湯悅兵部

員外郎張洎參詳潤色之內侍劉素為都監秋七月癸卯

幸譯經院盡取集中所藏梵夾令天息災等視藏錄所未載

者翻譯之八月涪陵縣公廷美既出居房州趙普恐李符

漏其言乃坐符府中用刑不當癸亥責符為寧國軍司馬

冀州言南宮縣民王翰母喪明翰自抉目睛補之母目如故

九月上以諸道進士猥襍或挾書假手僥倖得官所至多

觸憲章欲懲革之甲寅詔所在貢舉等州自今長吏擇官考

試合格許薦送仍令禮部自今解貢舉人依吏部選人例每

十人為保有行止踰違他人所告者同保並當連坐不得赴

舉冬十月上嘗謂近臣曰朕每讀老子至佳兵者不祥

向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為規戒王者雖以武

功克定終須用文德致治朕每退朝不廢觀書意欲酌前世

成敗而行之以盡損益也初有司言應天曆氣朔漸差詔

司天監王處訥等重加考定處訥別上新曆詔付大監集官

看詳會冬官正吳昭素徐榮董昭吉等各獻斷曆慶訥既卒
所上曆遂不行于是遣內臣沈元應集本監官屬學士叅校
昭吉等三曆之疎密秋官正史端等言昭吉曆差誤昭素及
榮二曆以建隆癸亥以來二十四年氣朔驗之唯昭素曆氣
朔稍均可行用又詔衛尉少卿元象宗與元應等再集官及
明曆術者重定象宗等言昭素曆法考驗無差可施之永久
上乃自制曆序號乾元曆優賜昭素等束帛 唐藩鎮皆置
邸京師以大將領之謂之上都留後改為上都知進奏院五
代以來支郡不隸藩鎮者聽自置即隸藩鎮者則兼領焉國
初緣舊制皆本州署人為進奏官其軍監場務轉運使則差
知後官或副知掌之及支郡不復隸藩鎮遂各置即而外州
將更多不願久住京師故長吏募京師或以親信為之晨集
右掖門外廊受制勅及諸司符牒將午則各還私居事頗稽
緩漏泄是月始令供奉官張文璨等簡閱進奏官副知等凡
二百餘人得一百五十人並補進奏官每人掌二州或三州
軍監事其不中選者為私名副知去知後之名置都進奏院
于大內側近文璨等領之 十二月戊寅權高麗國王治封
高麗國王命監察御史李巨源李巨源未見著作佐郎直史館貽
慶奉使 上喜訪求詞學之士初得涇城趙隣樂擢掌制誥
才數月卒 上歎其窮薄曰問近臣誰可繼隣樂者楊守一
與貽慶有舊力薦之由主簿召對令中書試文稱旨即命以
官 上知貽慶貧故使副巨源使高麗貽慶以母老辭召留
不行詔國子博士雍正孔維代之貽慶萊州人也高麗王治
問禮於維維對以君臣父子之道升降等威之序治喜曰今
日復見中國夫子也 先是知桐廬縣太常寺大祝刁術上
疏言深刑酷法非律文所載者望詔天下悉禁止之巡檢使

臣捕得盜賊正卒並送本部法官訊鞫無得擅加酷虐古者
投奸人于四裔今乃遠方囚人盡歸象關配于務役最非其
宜神臯勝地天子所居豈可使流囚于此聚後自今處罪人
望勿許解送上京亦不留于諸務充役又禮曰刑人于市與
衆棄之則知黃屋紫宸之中乃非行法用刑之所望自今御
前不行決罰之刑殿前引見司鉗黥法具並付御史廷尉之
獄杖不以大小皆以付御史廷尉京府或出中使或命法
官具禮監科以重聖皇明刑慎法之意或有犯劫盜亡命罪
重者則足釘身國門布令此乃愚民昧于刑憲迫逼于衣食
偶然為惡義不及他被其慘毒實繫風化亦望減除此法如
此則人情不駭各固其生和氣無傷必臻其瑞矣 上覽疏
甚說降詔褒荅為術昇州人也初仕李煜直清輝殿閩中外
章疏甚被親暱歸朝授太祝稱疾假滿落籍屏居輦下者數

出十

六

歲李昉扈蒙在翰林勉其出仕因獻聖德頌乃復故官出宰
桐廬凡七年不遷縉紳服其純澹夷雅多推尊之 契丹主
明記卒謚景宗孝成皇帝有子三人曰隆緒隆慶隆裕隆緒
封梁王繼立輔天輔皇帝尊母蕭氏為承天太后改大遼為
大契丹隆緒才十二歲母蕭氏專其國政初蕭氏與樞密使
韓德讓通明記疾亟德讓將兵在外不俟召率其親屬赴行
帳白蕭氏易置大臣立隆緒遂以策立功為司徒政事令封
楚王賜姓耶律改名隆運尋拜大丞相番漢樞密使南北面
行營都部署徙封齊王隆緒親書鐵券讀于北斗下以賜之
遷尚書令又徙封晉王賜不拜乘車上殿置護衛百人護衛
惟國主得置之隆緒每以父事隆運日遣其弟隆裕一問起居
望其帳即下車步入 詔傳載明記死寇時明道未死也兵
入明記死 太宗回 息兵却在十月或載明記死今移見末蓋回本

傳
不
取
今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卷第二十三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二十四

太宗皇帝紀八

太平興國八年春正月契丹主隆緒改元統和 壬戌 上

乳母陳國夫人耿氏卒涪陵縣公廷美之親母也 事見雍熙元年正月

兩京諸道州府貢士一萬二百六十八人甲子命中書舍人宋

白等十人權知貢舉 先是 上念征戍勞苦月賜緣邊士

卒白金軍中謂之月頭銀鎮州駐泊都監酒坊使彌德超因

乘間以急變聞于 上云樞密使曹彬秉政歲久能得士衆

心臣適從塞上來彼戍卒皆言月頭銀曹公所致微曹公我

輩幾餒死矣又巧誣以他事 上頗疑之叅知政事郭贇極

言救解 上不聽戊寅彬罷為天平節度使兼侍中己卯以

東上閤門使開封王顯為宣徽南院使德超為北院使並兼

樞密副使顯初隸殿前為小吏性謹介不狎同輩不踐酒食

之使 肆 上愛之于是召顯謂曰卿世非儒門少罹兵亂必窻

學問今典掌萬機固無暇博覽羣書命左右取軍戒三篇賜

顯曰讀此亦可免于面墻矣 大理寺丞孔承恭言儀制令

有云賤避貴少避長輕避重去避來望令兩京諸道各于要

害處設木剗其字違者論如律庶可興禮讓而厚風俗甲申

詔行其言承恭河南人 三月癸亥以右諫議大夫同判三

司宋琪為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始分三司為三部各置使

右諫議大夫同判三司王明為鹽鐵使左衛將軍陳從信為

度支使如京使郝正為戶部使正平遙人也 上嘗語宰相

曰三司官吏奏事朕前紛紜異同互有所說此固不為私事

但迭執偏見不肯從長高度朕每以理開諭若帝王跡暴豈

能優容朕于臣下務在獎護才用優劣一一可見隨其器能

各加任使奏對之際無不假以辭色善惡兼聽未嘗峻折之

繼昇駕部郎中劉蟠同知陸路發運凡一綱計幾舟每舟計
所給挽船之直悉以附王綱吏令自雇民勿復調發凡水陸
舟車輦送官物及財貨之出悉閔報而催督之自是而貢輸
無滯矣 乙丑 上謂宰相曰朕視萬民如赤子念其耕稼
之勤春秋賦租軍國用度所出恨未能去之比令兩稅三限
外特加一月而官吏不體朝旨自求課最恣行敲扑督令辦
納此一事尤傷和氣宜下詔申徹之乃詔諸州長吏察訪屬
縣有以催科用刑殘忍者論其罪凡政治善惡既書于吏部
南曹曆子仍別以其狀聞當申黜陟之又謂宰相曰民當水
旱即使檢覆立遣上道猶恐後時頗聞使者或逗遛不發州
縣慮賦歛違期日行鞭笞民亦俟檢覆改種若此稽緩豈朕
勤恤之意乎自今遣使檢覆災旱量其地之遠近事之大小
立限以遣之冬十月 上所新譯經五卷示宰相因謂之曰

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達者自悟淵微愚者妄生誣謗朕于
此道微究宗旨凡為君治人即是修行之地行一好事天下
獲利即釋氏所謂利他者也庶人無位縱或修行自若不過
獨善一身如梁武舍身為寺家奴百官率錢收贖人布髮于
地令棄門踐之此真大惑乃小乘偏見之甚為後代笑為君
者撫育萬類皆如赤子無偏無黨各得其所豈非修行之道
乎雖方外之說亦有可觀卿等試讀之蓋存其教非溺于釋
氏也趙普曰 陛下以堯舜之道治世以如來之行修心聖
智高遠洞悟真理固非臣下所及 上又謂宰相曰近日內
外政事漸成條貫遠近官吏無不畏謹朕思之不覺自喜曰
行好事利益于人便是修行之道假如飯一僧誦一經不知
何功德朕夙夜孜孜固不為己每焚香惟願民庶安輯不近
理之事斷不為也大凡為君為臣常宜兢畏不可放逸後唐

莊宗夾河相持千征萬戰備嘗艱苦天下甫定便恣溺惑不
及三年果致傾覆若此可為鑒戒宋琪曰 陛下勤儉于已
勵精政務以百姓之心為心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也 戊
戌衛王德崇改名元佐廣平郡王德明改名元佑第三子德
昌改名元休第四子德嚴改名元雋第五子德和改名元傑
皇姪孫德雍改名惟吉魏懿王子也 太祖甚愛之視如己
子故與諸叔聯名 上即位猶居禁中于是出閣始改名為
己酉元佐進封楚王元佑進封陳王元休封韓王元雋封冀
王元傑封益王並加同平章事 司徒兼侍中趙普罷為武
勝節度使兼侍中 十一月壬子朔以刑部尚書叅知政事
宋琪工部尚書叅知政事李昉並奪官同平章事 上謂曰
世之治亂在賞罰當否賞罰當其功罪無不治或以為飾喜
怒之具即無不亂與卿等戒之琪曰賞罰二柄乃御世之銜
勒若馬無銜勒何以控御治天下者苟賞罰至公未有不致
太平昉初與盧多遜善待之不疑多遜屢譖昉人或告昉昉
曰盧與我厚不當爾于是 上語及多遜事昉頗為開釋
上曰言多遜居常毀卿不直一錢昉始悟 上由此益重之
甲寅詔自今宰相序立宜在親王之上李昉宋琪等頓首請
遵故事 上不許琪等又叩頭固辭久之 上曰宰相之任
實摠百揆與羣官禮絕落却之設止奉朝請而已元佐等尚
幼欲其知廉損之道卿勿多辭也琪等拜舞稱謝 上撰蓮
華心輪回文偈頌十部二百五十卷回文圖十軸示近日
高陽關捕得契丹生口送至關下戊午 上召見言契丹種
族携貳慮王師致討願于近寨築城為備 上謂宰相曰戎
人以剽掠為務乃修築城壘為自全之計耳曩者劉繼元盜
據汾晉周世宗及 太祖皆親征不利朕決取之為世宗

太祖刷耻親擒繼元今日視之猶机上肉耳當其保堅城結
北虜為援豈易制乎宗琪對曰臣少陷虜庭備知戎馬之數
自晋末始强盛然種族蕃多其心不一自石嶺關之敗平繼
元緣邊諸郡頗有克捷以臣度之其部下携貳必矣國家不
須致討可坐待其滅亡久之 上復謂宰相曰數有人自北
邊來偵知虜中事自朝廷增修邊備虜人甚懼威虜軍王財
吏盜官錢盡室奔入虜中至琢州州將不敢受悉遣還晋漢
微弱邊陲無盡節之臣率張皇事勢以要恩寵為自利之計
今之邊將皆朕所推擇咸能盡心無復習舊態也幽州四面
平地無險固可恃難於控扼異時收復燕薊當于古北口以
來據其要害不過三五處屯兵設堡寨自絕南牧矣琪對曰
范陽是前代屯兵建節之地古北口及松亭關野狐門三路
並立堡障至今石壘基堞尚存將來平定幽朔止于此數處

世宗

四

置戍可也况奚族是契丹世仇倘以恩信招懷俾為外禦自
可不煩朝廷出師矣 己未太一宮成凡千一百區命張齊
賢等共視之齊賢等言太一五帝之佐天神之至貴者也請
用齊天之禮殺其牛又小損之 丁卯宴餞趙普于長春殿
上賜普詩普捧而泣曰 陛下賜臣詩當刻于石與臣朽
骨同葬泉下 上動容答之明日謂近臣曰趙普于國家有
大勲勞朕布素時與之遊今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機務擇善
地俾之臥治因詩遵意普感激且泣朕亦為之墮泪宗琪對
曰普昨至中書執御詩涕泣謂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答庶
來世得効犬馬之力臣既用普此言今復聞宣諭君臣始終
之不可謂盡善矣 長春之宴樞密使王顯等侍側數視

上袴 上怪而問之顯等曰 陛下所衣袴文縷俱倒 上
笑謂曰朕未嘗御新衣蓋澣濯頻頻所致耳 上因言此雖

偏下已甚蓋念機杼之勞苦欲示敦朴為天下先也顯等拜
舞稱謝 壬申以翰林學士李穰呂蒙正李至並為右諫議
大夫叅知政事樞密直學士張齊賢王沔並為右諫議大夫
同簽署樞密院事至真定人沔齊州人也穰等對于玉華殿
上謂之曰朕為官擇人惟恐不當今兩制之臣十餘皆文學
適用操履方潔穆居京府尤號嚴肅故茲獎擢推公也因思
閭里間每旦焚香祝天子萬歲次則大臣眉壽朕與卿等烏
得不日思善事以副億兆之禱耶穰等咸再拜謝 上又曰
朕覽前書備見歷代治亂大抵君臣之際先要情通則道合
故事皆無隱言必可用朕勵精求治卿等為朕股肱耳目設
有關於政宜悉心言之斷在必行採訪外事條白于朕雖浮泛
之說須悉以聞凡人在下位見當世之務不合理者則怏怏
于心既列高位得以獻可替否盡展素所蘊畜矣或所言不

中程度亦當共議而更之俾協于道朕每行一事偶有未當
久之尋繹惟自咎責耳固不以居尊自恃使人不敢言也宋
琪曰前代羣臣上章論事或比之觸龍鱗今 陛下喻臣等
以事無長短並許敷奏彼思賢若渴從諫如流者要未能比
方 聖德也敢不竭誠上副明詔 庚辰詔史館所修太平
摠類自今日進三卷朕當親覽宋琪等言窮歲短晷日閱三
卷恐 聖躬疲倦 上曰朕性喜讀書開卷有益不為勞也
此書千卷朕欲一年讀遍因思學者讀萬卷書亦不為難耳
尋改摠類名曰御覽先是 上數召廷臣新安呂文仲丹陽
吳淵無錫杜縞等入禁中令讀古碑及文選江海諸賦于是
命文仲以著作佐郎充翰林侍讀寓直御書院與侍書王著
更宿而書學葛湍亦直禁中每暇日多召問文仲以經書著
以筆法湍以字學有孫景璠者本杭州水軍篆千字文為五

十餘體以獻 上善之詔取去黜文隸御書院宰相宋琪請

授以官秩 上曰爵祿朕非所惜也顧此人面痕尚在豈稱

冠帶乎琪固言之乃授國子書學博士

其時附見

十二月

上謂宰相曰邇來場屋混淆頗聞有僧道還俗赴舉者此輩

不能專一利教可驗操履他日任官必非廉潔之士進士先

須通經遵周孔之教或止習浮淺文章殊非務本之道當下

詔切戒之甲辰令諸州禁還俗僧道赴舉進士免貼經只試

墨義二十道皆以經中正文大義為問題又增進士及諸利

各試法書墨義十道進士增試律義據本志增入實錄會要

並闕之雍熙二年又復貼經罷試律 又詔諸道下第舉人

依舊重請文解不得準近例常赴貢部

別本實錄在書

丙午

右補闕直史館胡旦獻河平頌言逐盧多遜出趙普事其序

略曰賊臣多遜陰洩天政與孽弟廷美呪詛不道共造大難

四

六

強臣普恃功貪天違理背正削廢大典架豪傑罪飾帝王之

非榛賢士之路使恩不大賚澤不廣洽頌復有逆遜投荒奸

普屏外等語 上覽之震怒召宰相謂曰旦詞意悖戾朕自

擢置甲科歷試外任所至悉無善狀知海州日為部下所訟

獄已具適會大赦朕錄其才而舍其過乃敢恣肆狂悖如此

朝內多君子旦豈宜尚列侍從耶亟逐之去下其頌史館中

書舍人史館修撰王祐等奏旦指斥大臣謗讟聖代下流訕

上宜加竄斥丁未責旦為殿中丞商州團練副使 戊申

上于禁中讀書自己至申始罷有蒼鶴飛上殿鵠吻逮掩卷

而去 上怪之以語近臣對曰 上好學之感也昔有鶴雀

啣三鱸魚墜楊震講堂下抑亦類此 是月權知湘州右補

闕直史館田錫上疏言筦榷貨財網利太密躬親機務綸稍

頻所謂網利太密者酒麴之利但要增盈商稅之利但求出

出剝不詢出剝之由或偶有虧懸必責虧懸之過通年比撲
只管增加通月較量不管久折然國家軍兵數廣支用處多
課利不得不如此徵收筦推不得不如此比較窮盡取財之
路莫甚于此疏通貨殖之源未聞適變似不知止殊無定期
今乞國家以關市之征定其常數酒麴之利授以常規或偶
有增加不可于增加上更求出剝或偶有虧折即不可令于
出剝時稍填且如州縣徵科農桑稅賦年豐則未聞加納歲
歉則許之倚征自然理得其中民知所措所謂綸旨稍頻者
君有居上之威儀臣有奉上之職業君道務簡簡則誦令審
而人易從臣道務勤勤則職業修而事無壅臣伏見 陛下
憂民太過視事太勤每日早於崇德殿受百僚之朝未日午
於講武殿視萬機之事或進呈甲伏或檢閱軍人或躬問縲
囚或親觀戰馬自馭而進者或詳其詞理搥鼓以聞者或詢

少少

上

彼冤誣 陛下慮四聰或有所未達萬幾或有所未知文王
之心遂乾乾而夕惕成湯之意貴孜孜於日新然 陛下何
不移此勤勞而勞于求賢何不改此精專而專于選士諫官
則置之左右御史即委以糾彈給事中當材者許之封駁詔
書起居郎有文者命之紀錄言動百職如是各舉其業千官
如是各得其人則何憂事不久釐何慮民不受賜今有司指
揮多以劄子取 聖旨官員注擬必須引見聽勅裁事若允
當則既由宸衷事若未當則亦歸睿斷如此皆勞天聽安用
有司致 陛下視事太勤憂民太過况宮闈乃尊嚴之地軒
墀列清切之班可以延佇賢良詢求理道豈宜使押來囚繫
或病患軍人或虛詞越訴之徒或僥倖希恩之輩引之便殿
得面 天顏 陛下則隨事指揮臨時與奪其間有驟承頌
問上懼天威或偶有敷陳稍愜 聖旨怯懦蹇訥者口雖奏

而未盡其心奸詐辯詞者言雖當未必有理 陛下或賜之
恩澤或寘以刑名然 睿鑒周通出令固無憂于枉濫而帝
廷清肅終朝豈稱于宣囂加以條理事宜或傷頻併施行詔
勅送至稠重書曰臨下以簡又曰御衆以寬御衆不以寬則
獲罪者多臨下不以簡則後令者少况帝王有常道禁令有
常程施令貴于必行設禁貴乎必止若令無其節奉而行之
者必難禁之無時遵而止之者亦寘臣所謂網利太密既如
彼綸旨稍頻又如此願 陛下寬臣敢言之罪察而審之望
陛下聽臣敢諫之言擇而行之臣復有未諭 聖意之事三
又有奏請可行之事二未諭者今內職諸司各有公署禁林
近侍各有本廳中書是宰相視事之堂相府是 陛下優賢
之地今則於中書外廡置磨勘一司較朝臣功過之有無審
州郡勞能之虛實矐言是職本屬考功豈考功之職不修而
磨勘之名互出殊非雅稱深損大綱此臣所謂未諭 聖意
之事者一也其次御史臺本禁人之職者本貴多材鞠獄以
奮耒置獄今為檢格之司况授人之職者本貴多材鞠獄以
情者自然無濫或諸侯有大過或百姓有深寃乃命臺官委
為制使憲府之風規自別刑曹之按鞠無疑命或撾鼓聞天
虛詞詰闕多差殿直承旨使為制勘使臣殊非理公之才驟
委鞠人之罪其間有未明推劾因致淹延或未曉刑章妄加
深刻既臨以制書之命寘乎縲紲之中人畏嚴威誰敢拒擇
及當錄問皆伏疑詞雖罪至徒流必該申奏然按既圓備即
據施行豈無陷于非辜豈無失于有罪嚮 陛下慈仁之旨
損朝廷欽卹之恩此臣所謂未諭 聖意之事者二也臣每
讀史書至于文集或匹婦有貞廉之節野人有孝行之風尚
旌彼門閭或賜之粟帛將以勵澆漓之俗亦以行風教之規

修身者由此彰名尚義者因茲立節今國家官僚遠官不得
搬家父母云亡不得離任墨筆視事寧安孝子之心明詔未
行深損聖人之教此臣所謂未諭 聖意者三也河朔數州
衙前軍將應宣命配來者多江南兩浙之人雖曾有赦文許
令自便然各無土著猶係職名其間有不請衣糧只望差使
設有得該請受多是折支時寒無衣日餒無食老少相聚凍
餓貧窮羈旅無圖咨嗟愁苦與其配之而無用孰若舍之而
放歸此乃可言者一也國家封疆甚廣州縣至多今錄關員
據資勞而遷授簿尉滿任循歲月以除移其間廉吏雖多抑
亦貪夫不少貪者偶無彰露刑罰寧加廉者未有升聞旌酬
弗及言乎賞勸似未精詳宜委諸州遍令申奏州有幾縣縣
有幾員奏其善者則不善者自彰奏其廉者則不廉者自顯
或就加獎飾或聊與轉遷則廉能者既有所歸猥濫者寧無
自愧揚清激濁實為致理之先易俗移風宜自親民之始此
臣謂可言者二也疏入不報此據錫奏議自鈔自注云七年據
錫在睦州所上疏言六年九月十三日錫自相州入通又據
二月十四日所上疏言六年九月十三日錫自相州入通又據
是歲賜譯經院額曰傳法令兩街選童子五十人就院習梵
學梵字後天息灾等所請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二十五

太宗皇帝紀九

雍熙元年春正月壬戌 上謂侍臣曰夫教化之本治亂之源苟無書籍何以取法今三館所貯遺逸尚多乃詔三館以開元四庫書目閱館中所闕者具列其名募中外有以書來獻及三百卷當議甄錄酬獎餘第卷秩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其本寫畢還之自是四方之書徃徃間出矣 甲子有司上竊盜賊至大辟詔特貸其死因謂宰相曰朕常重惜人命如此類者徃徃貸其極刑但特取其甚者警衆多介不欲小人知寬貸之意恐其犯法者衆也 乙丑 上御丹鳳樓觀燈見閭閻富庶謂宰相曰國家承累世干戈之後朕孜孜求治惟望上天垂佑福庇下民今海宇乂安京師繁甚殊以為慰朕居常罕飲今夕與卿等同樂宜各盡醉于是每舉酒必虛爵以示羣臣 涪陵縣公廷美至房州頗自咎責因憂悸成疾而卒 丁卯房州以聞 上嗚咽流涕謂宰相曰廷美自少剛愎長益兇惡朕以同氣至親不忍寘之于法俾居房陵冀其思過中心念之未始暫忘方欲推恩復舊遽茲殞逝痛傷奈何因悲泣感動左右乃詔追封廷美為涪王賜謚曰悼為發哀成服其後從容謂宰相曰廷美母陳國夫人耿氏朕乳母也後出嫁趙氏主軍器庫副使廷俊朕以廷美故令廷俊屬韉左右廷俊泚禁中事于廷美曰者西池竊發之謀若命有司窮究則廷美罪不容誅朕止令居守西洛而廷美不悔過益怨望出不遜語始命遷房陵以全寬宥之恩于廷俊亦不深罪但從貶黜朕于廷美蓋無負矣言訖為之惻然李昉對曰涪陵悖逆天下共聞而宮禁中事若非廷陛下委曲宣示臣等何由知之 澶州言民訴水旱二十畝

以下求蠲稅者多孺子請勿受其訴 上曰若此貧民田少者恩有不及矣因沴蠲稅正為貧困豈以多少為限耶慮諸道不曉此意幸未詔自今民訴水旱勿擇田之多少悉與檢視 左諫議大夫叅知政事李穆性至孝母嘗臥疾彌年動止轉側皆親自挾掖能稱母意未嘗少懈初坐涪陵事屬吏命子惟簡侍母奉詔鞠獄臺中及謫官還家不敢白其母問曰輒出訪親友陽為入直暨復職母終弗知執政月餘遭母喪詔強起之穆不食葷酒哀戚過甚因致毀瘠癸酉穆晨起將朝風眩暴卒 上臨哭出涕謂宰相曰穆潔已守道操履純正真不易得朕注意已久方將擢用遽至淪沒非斯人之不幸乃朕之不幸也 丁丑 上謂侍臣曰朕讀晉史見武帝平吳之後溺于內寵後宮所蓄逮數千人深為煩費殊失帝王之道朕嘗以此為深戒今宮中自職掌至于粗使不過

卷之三

二

三百人朕猶以為多矣 二月壬午朔 上御崇政殿親閱諸將軍校自都指揮使以下至百夫長皆按名籍參考勞績而升黜之凡踰月而畢自是率循其制實錄稱終日而畢謂蓋誤也今從本志謂近臣曰朕選擢將校先取其循謹能御下者武勇次之若不自謹飭則士卒不畏服雖有一夫之勇亦何用耶又曰兵雖衆苟不簡選與無兵同 先帝訓練之方已盡其要朕因講習漸至精銳倘統師得人何敵不克止患將才難得耳舊制諸軍辭見或行間驍果出衆者令將校互相保任散員左班都頭魏能戍邊不為衆所保 上曰此人才勇朕可自保之由是稍加進用能鄆州人也 以右補闕喬維岳為淮南轉運使先是淮河西流三十里曰山陽灣水勢湍悍運舟所過多罹覆溺維岳規度開故沙湖自未口至淮陰磨般口凡四十里又建安北至淮滙棧五堰運舟十經上下其重載者皆

卸糧而過舟壞糧失率常有之綱卒旁緣為奸多所侵盜維
岳乃命創二斗門于西河第三堰二門相踰五十步覆以夏
屋設懸門蓄水俟故沙湖平乃泄之建橫橋于岍築土累石
以固其趾自是盡革其弊而運舟往來無滯矣嘗按部至泗
州慮獄法掾誤斷囚至死維岳詰之法掾俯伏且泣曰有母
八十餘今獲罪其母不能活矣維岳聞之因謂曰他日朝制
按問第云轉運使今處茲法掾如其言獲免維岳坐贖金百
二十斤罷使職 三月壬子大宴于大明殿 乙卯日奔國
僧裔然與其徒五六人自其國來入朝裔然言其國王姓王
氏至始祖至今凡六十四世八十五王矣其文武僚吏亦皆
世官 上聞之嘆息謂宰相曰此島夷尚存古道中國自唐
季海內分裂五代世數尤促大臣子孫皆鮮克繼父祖之業
朕雖德不及往聖然孜孜求理惟恐世獄有寃未嘗敢自暇

逸以田遊聲伎為樂翼上穹降鑒庶幾作子孫長久計使運
祚悠遠大臣亦世守祿位卿等宜各盡心輔朕無令遠夷獨
享斯慶也因賜裔然紫衣存撫之甚厚 丙午選秘書丞楊
延慶等十餘人分知諸州 上曰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為
親民苟非其人則民受其禍昔秦彭守頻川棠尚雅儒教化
大行境內乃有鳳皇麒麟嘉禾甘露之瑞足為善政也宋琪
曰秦彭一郡守耳政善而天應之若此况君天下者乎何謂
太平不可致和氣不可招也 楊延慶 丁巳 上謂宰相曰夏
州番部並已寧謐向之强悍難制者皆委身歸順凡得酋豪
二百七十餘人種族五萬餘帳十年以來戎人所略生口羊
馬數萬計悉還其主朕前後遣將帥皆諭以柔服之旨戎人
畏威故不煩戰伐皆相率內附朕亦慮轉餉勞擾止得齎茶
于番部中貿易以給軍食未嘗蕪民輸送也又謂李繼俸曰

汝在夏州用何道制番部對曰戎人狡狠臣但羈縻而已非能制也 先是塞房村決河用丁夫凡十餘萬自秋踰冬既塞而復決 上以方春播種不可重煩民力乃發卒五萬人命步軍都指揮使田重進總督其役供奉官劉吉自贊請行且言若河決不塞願夷族 上壯之使副重進吉親自土與役徒晨夜兼作戒從吏勿言使者至密訪乃得之歸以白上甚喜內侍石全振者領護河堤性苛急號為石暴裂數侵侮吉吉默不校一日吉與乘小艇至中流語之曰君恃貴近見凌已甚我不畏死當與君同見河伯耳將蕩舟覆之全振號哭搏頰求哀乃止自是不復敢侵侮吉矣己未滑州言河決已塞羣臣稱賀吉之功居多授西京作坊副使賜予甚厚上作平河歌以美成功蠲水所及州縣民今年田租 己丑召宰相近臣賞花于後苑 上曰春氣暄和萬物暢茂四方

世中

四

無事朕以天下之樂為樂宜令侍從詞臣各賦詩賞花賦詩

自此始

明年四月賞花釣魚又賦詩此但賞花會要以為曲宴自明年始今兩存之

壬申幸含

芳苑宴射宰相宋琪曰

陛下控弦發矢一如十五年前在

晉即時

上曰朕比曩時筋力誠未覺衰然少喜馬射今不

復為矣且謂琪曰此地已數年不至固非數出遊宴也時劉

繼元李繼俸等皆侍坐琪因贊頌神武與李昉等各賦詩

上為和賜之

是春宰相奏事退

上謂之曰卿等所奏簿

書乃是常事惟時務不便尤須極言其失無有所隱朕當裁

酌從長而行苟言不當亦不責也宋琪曰 陛下英明臨照

無所不周而猶虛懷聽納所恨愚短不能上副聖心 夏四

月乙酉泰山父老千餘人復詣闕請封禪戊子羣臣上表請

封禪表凡三上甲午詔以今年十一月有事于泰山是日幸

金明池親習水戰謂宰相曰水戰南方之事今其地已定不

復施用時習之示不忘武功耳因幸講武臺閱諸軍馳射有武藝超絕者咸賜以帛還登瓊林苑北榭賜從臣飲擲錢于樓下俾伶人爭取極歡而罷 丙申詔翰林學士承旨扈蒙學士賈黃中散騎常侍徐鉉等同詳定封禪儀 己亥命南作坊副使李神佑等四人修自京抵泰山道路庚子以宰相宋琪為封禪大禮使翰林學士宋白為鹵簿使賈黃中為儀仗使宋琪等議所過備儀仗導駕 上曰朕此行蓋為蒼生祈福過自嚴飭非朕意也乃詔惟告廟及至泰山下用儀仗所過不須陳設 甲辰布衣趙垂慶詣匭上書言皇家當越五代而上承唐統為金德若以梁上繼唐後唐至 國朝亦合為金德矧自禪代以來符瑞狎至羽毛之色白者不可勝紀皆金德之應也望改正朔易車服旗色以承天統事下尚書省集百官定議右散騎常侍徐鉉等奏議曰五運相承國

家大事著于前載且有明文頃者唐末喪亂宋梁纂代莊宗早編屬籍繼立世功親雪國讐天下稱慶即比梁于羿浞王莽之徒不可以為正統也莊宗中興唐祚重新土運自後數姓相傳晉以金漢以水周以木天造 皇宋運膺火德况國初便祀大帝為感生帝于今二十五年而又圜丘展禮已經六祭自是日盛一日年穀豐登干戈偃戢若未聖統未合天心焉有太平得如今日此皆上玄降祐清廟垂休致成恢復一統之運也豈可輒回獻議便從改易恐違春命深所未安又云梁至周不合迭居五運欲我朝上繼唐統宜為金德且後唐以下奄宅中區合該正統今便廢絕理實無謂且五運代遷皆親承授質文相次間不容髮豈可越數姓之上繼百年之運此不可之甚也按唐書天寶九載崔昌獻議自魏晉至周隋皆不得為正統欲唐遠繼漢統立周漢子孫為王者

後備三恪之禮是時朝議是非相半集賢學士衛色扶同李
林甫遂行其事至十二載林甫卒後復以魏周隋之後依舊
為三恪崔昌衛色並皆遠貶此又前載之甚明也况今國家
封禪有曰宜從定制上荅天休伏乞 聖宗永為火德後之
是月王延德等至自高昌延德且言初發京師越明年四月
乃至高昌國師子王避暑于北庭以其舅阿多干越守國先
遣人致意于延德曰我王舅也使者拜我乎延德對曰持朝
命而來雖見王亦不當拜阿多干越復數日乃相見然其禮
頗恭師子王邀延德至北庭歷交河州上金嶺凡十四日乃
至師子王又先遣人致意當擇日以見使者願無訝其淹久
至七日乃見王及王子侍者皆東向拜受賜勞有持磬者擊
以節拜王聞磬乃拜既而王之兒女親屬皆出羅拜受賜遂
張樂宴飲為優戲又連日與延德泛舟遊佛寺高昌猶用開

元七年曆以三月九日為寒食二社冬至亦然佛寺多唐時
所建額及經藏亦唐所賜七月令延德先還國王九月乃還
時有契丹使者來謂師子王曰聞漢遣使達靺而道出王境
誘王窺邊宜早送至達靺無使久留因言漢使來覘王封域
將有異圖王當察之延德知其語因謂王曰犬戎素不順中
國今乃行反間我欲殺之王固勸乃止延德初自夏州歷王
庭鎮黃羊平所過蕃部皆以詔賜其君長襲衣金帶繒帛其
君長各遣使謝恩明年延德與其使者循舊路而還于是乃
至京師延德初至達靺境內頗見晉末時陷虜者之子孫咸
相率遮迎獻飲食問其鄉里親戚意甚悽感留旬日不得去
五月丁亥幸城南觀麥還幸玉津園觀魚宴射謂近臣曰朕
觀五代以來帝王始則勤儉終乃忘其艱難恣為逸豫不恤
士衆妄生猜忌覆亡之速皆自貽伊戚也為人上者當以為

戒 甲子以監察御史宋璫為陝西轉運使璫先知秦州于是遣韋亶代之璫去秦未百日亶坐事繫獄上以璫前有治績再命知秦州賜錢五十萬璫安集諸戎部內肅清就轉北部員外郎六年乃召歸璫渭南人也 丁丑乾元文明二殿灾是日既夕陰雲四合風雷暴作夜漏初上大雨震電火發自月華門抱關者不之覺延燒漸北翌日辰巳間乃止 是月廢諸州農師 詔廣南攝官並給印紙令本州依正官例批書在任功過以將作監丞李元吉丁頌言為堂後官賜緋衣銀帶象笏錢百千京官任堂後官自此始 鹽鉄使王明請開江南鹽禁計歲賣鹽五十三萬五千餘貫二十八萬七千餘貫給鹽與民隨稅收其錢二十四萬餘貫聽商人販易收其筭從之 丁亥詔求直言其略曰既延灾于正殿蓋示譴于眇躬豈非刑賞有愆措置乖當或近習屏蔽致物情壅

塞賦調未得均一賢良多所淪滯有一于此足數政經中外羣臣各期無隱曰謂宰相曰朕訪求讜直以規己失昔禹拜昌言世稱其明今之諫者苟能切中時病朕豈惜夏禹之拜乎且為君之道要在廣聞外事不別善惡朕御天下兢兢業業行將十年每念封疆萬井深居九重人情未能盡達若全不採聽則官吏能否生民利病何從而知古者冕旒纒難用蔽聰明若行于今世則未盡理國之道宋琪曰王者明目達聰所以高視廣聽道達物情 陛下博訪時事刑獄繁滯者伸理之官吏惰慢者懲儆之條制未便者更張之勤行不倦以致和平天下幸甚 本紀以明目達聰事附七 壬辰詔天下幕職州縣官或知民俗利害政令否臧並許于本州附傳置以聞所言可採必行旌賞若無所取亦不加罪先是轉運使及知州通判皆得上書言事而州縣官屬則否 上慮下情

壅塞故降是詔 丙申 上謂樞密使王顯等曰今年風雨雖調猶慮禾稼未得豐茂昨遣中使分往京畿百里外採取粟豆數十斗皆長數尺大是好苗因出以示羣臣喜形于色是日草澤有上書言時政者引對其詞狂悖 上不之罪慰諭而遣之 丁酉謂宰相曰前代帝王多以尊極自居凜然頽色左右無敢輒進一言朕每與卿等款曲商確時事蓋欲通上下之情無有所隱卿等直道而行杜絕請托勿以衆口鑠金為慮比來中外議朝廷政理為何如宋琪曰 陛下勞心致治遠邇無間言 上曰雖妄言如草澤上書者朕亦未嘗加譴琪曰狂瞽之人當置嚴辟但藟莩不棄以開言路上聖之德也 庚子始令諸州十日一審囚 壬寅 上謂宰相曰封禪之廢已久今時和年豐行之固其宜矣然正殿被災遂舉大事或未符天意且炎暑方熾深慮勞人徐圖之亦未為晚也乃詔停封禪以冬至有事于南郊 秋七月壬子改乾元殿為朝元殿文明殿為文德殿 先是南郊五使皆權用他司印癸丑始令鑄印給之 乙卯 上謂宰相曰御史臺閣門之前四方網準之地頗聞臺中鞠獄御史多不躬親垂簾雍容以自尊大鞠按之柄委在胥吏求民之不寃法之不濫豈可得也乃詔自今鞠獄御史必須躬親毋得專任胥吏 庚申改匭院為登聞檢院東延恩匭為崇仁檢南招諫匭為思諫檢西申寃匭為申明檢北通玄匭為招賢檢仍令諫院依舊差諫官一員主判 八月戊寅朔 上謂宰相曰每閱大理奏按或節目小有未備移文按覆封疆悠遠動涉數千里外禁繫淹久甚可憐也自今卿等詳酌如非人命所關即與量罪區分勿須再鞠始今諸州笞杖罪不須證逮者長吏即決之勿復付所司羣臣受詔鞠獄獄既具騎置來

上有司斷訖復騎置下之諸州所上疑獄有司詳覆而無可
疑之狀官吏並同違制之坐其當奏疑按亦騎置以聞 癸
巳有布衣以皂囊封書獻者 上覽之皆常事且詞多狂妄
上弗加責因謂宰相曰比下詔訪民間利病然上封事者多
不知朝廷次第所言率孟浪不切機會卒欲下情上達庶事
無壅故雖狂悖亦與容納自古人臣諫君固是好事然須言
當其理國家擢任亦須平化之人如賣直沽名佞求陞進悉
非良善宋琪曰小臣章疏 陛下盡與披詳善惡賢愚難逃
天鑒苟百事之中一二可採國家之利也 右補闕知睦州
田錫上疏曰伏念臣才謀不逮于古人職次忝居于諫列敢
不常思補報用荅休明六年九月十三日詣閣上書昧死言
事 陛下下御札俾人直諫降勅書獎臣敢言七年十二月
十四日又再上奏疏入通而不知達與未達直言雖求用而
不知行與未行今日 陛下有所因方渴聞至言有所為方
切待直諫引咎自責修德弥新臣謂責在近臣而不在 聖
躬罪在臣輩而不在 陛下日近 陛下有令今夕改之事
由制勅所行時有未當而無人封駁者給事中之過也給事
中若任得其人制勅若許之封駁則所下之勅無不當所行
之事無不精事無不精則垂為彛典勅無不當則編為格式
豈有朝令夕改之弊有不精不當之虞哉臣所以謂責在近
臣而不在 聖躬也臣又見 陛下有舍近求遠之事由言
動所為未合至理而無人敢諫諍者是左右拾遺補闕之過
也今遺補是侍從之臣而不得在左右職分當獻替之事而
未有上封章自此國家有舉事不便于時遺補不敢諫朝廷
法令有不合于道遺補不敢言加以時久昇平天下混一致
陛下謂昇平自得資 陛下以功業自多日遷月移浸成聖

性左取右奉無非睿謀所以 陛下出一言咸謂湯武可偕
陛下行一事咸謂堯舜可繼自續大位于今九年四方雖寧
萬國雖靜然刑罰未甚措水旱未甚調 陛下謂之太平誰
敢不謂之太平 陛下謂之至理誰敢不謂之至理方欲為
民求福報天之功有事于太山展禮于上帝人謀雖克天意
未從火於禁中將驚悟于英主詔下海內遂布告于輿人近
臣聞陛下感悟之言寧不惕勵諫官閱陛下憂勤之詔誰不
傍惶臣所以謂過在近臣不在 聖躬罪在諫官不在 陛
下臣死罪死罪然臣而度上疏而陛下不用一二今臣數年
在外而陛下委之以分憂碌碌隨衆憂曠遺之靡暇皇皇有
志思諫諍之未能今幸天啟聖心神贊皇運感陛下虛佇待
犯顏之諫致陛下專精求逆耳之言臣是以再罄愚衷復申
鄙見臣所謂陛下有朝令夕改者試舉其一二以明之置而

尋廢者農師禁而不嚴者車服也臣所謂陛下有舍近謀遠
者試舉其一二以明之宰相不得用人而委員郎差遣近臣
不專受責而求令錄封章也自此章奏必多聽用必廣聽用
既廣則條制必繁條制既繁則依從者少依從者少則是法
令不行法令不行由規畫未當有如前年勅下令鄰近州府
互差司理判官至今年勅下却令本州仍舊差置又如前年
勅下應徵科官吏限前得了即與起陞限外未了即當黜陟
即不以縣有大小之分稅有難易之徵土田沃瘠之不同歲
時豐稔之不等風俗勤惰之各異官吏能否之各殊而一槩
以程限所拘一例以升降為定自後未聞限外久者降一官
限前了者陞一人此無乃垂之空言示之寘信乞今後凡有
所奏或有所陳幸陛下察而審之令大臣議而行之蓋臣下
言之則謂之封章陛下行之則謂之法法令法令可簡而不可

使繁制度可永而不可屢變變易不定是彰思慮之不精繁多難依是令手足之無措也尚書曰臨下以簡又曰得師者王今宰臣若賢願 陛下信而用之宰臣非賢願 陛下擇可用而任之何以置之為具臣而疑之若衆人也百官各舉其職願 陛下聽而用之百官未稱其職願 陛下量其才而用之何以置之為備員而待之若冗秩也臣謂百職若舉則萬務從而自理百官未修則萬務從而亦隳必若任而疑之則上下非一心疑而用之則君臣非一體何則疑而生謗謗能生疑疑從謗生則父子之道或虧于慈孝謗因疑起則君臣之際或變成于怨仇魏文侯焚謗書 陛下故嘗知之令狐楚有辯謗論 陛下時宜覽之若然則保得臣下始終全得君上恩信方謂君為元首臣作股肱也此疏得之續傳九月初李繼俸入朝其弟夏州蕃落使繼遷留居銀州及詔

此言

十一

發繼屬親屬赴關獨繼遷不樂內從時年十七勇悍有智謀偽稱乳母死出桑郊外以兵甲寘棺中與其黨數十人奔入蕃族地斥澤距夏州東北三百里出其祖彞興像以示戎人戎人皆拜泣繼遷自言我李氏子孫當復興宗緒族帳稍稍歸附嘗遣所部奉表詣麟州貢馬及橐駝等物勅書招諭之繼遷不出是月知夏州尹憲偵知繼遷所在與巡檢使曹光實選精騎夜發兵掩襲地斥再宿而至斬首五百級燒四百餘帳獲繼遷母妻及羊馬器械萬計繼遷僅以身免錄此實事于十月庚寅蓋據奏到耳今移見九月呂誨心惠公補使云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到耳太宗喜甚時寇準為樞密副使上獨名為準曰議過宰相幕曰不陛下使人勿言于某乎準曰公何然公曰宰相不可不常事耳公曰不陛下使人告公曰若軍國大事其備位宰相不可不常事耳公曰不陛下使人告公曰若軍國大事準曰欲斬于保安北門外以戒兇逆公曰必陛下非計之何如準曰以欲斬于保安北門外以戒兇逆公曰必陛下非計之何如上也願公少見緩其事其道準言且曰昔項羽得使太公欲烹請對漢

高祖曰願我一杯羹夫舉大事者而不顧其親况繼遣乎夷
悖逆之人我且一陛下今日殺其母者而明曰然則奈何
其不然徒樹怨仇而延州使其養之耳招來繼遣雖不能即
以臣之愚意欲置其母死在延州招來繼遣雖不能即
亦可以繫其心謀其母死在延州招來繼遣雖不能即
幾誤事即從其心謀其母死在延州招來繼遣雖不能即
納款請命按史不獲記聞有雍熙補元其祖傳亦載並同
考政化亦未入樞府淳化二年四月九日始為樞副九月
知中書至道元年四月九日始為樞副九月九日始為樞副
準在書至道元年四月九日始為樞副九月九日始為樞副
首尾凡六年其初為樞副九月九日始為樞副九月九日始
按奪繼遷母時及為樞副九月九日始為樞副九月九日始
稱是年九月所賜姓名或附此是建九欲斬或母而瑞救之
然等事仍復奪所賜姓名或附此是建九欲斬或母而瑞救之
密等事仍復奪所賜姓名或附此是建九欲斬或母而瑞救之
上謂宰相曰今歲西成四方大稔人民亦無疾疫皆上天垂
佑所致當與卿等力行好事以答天意又嘗謂宰相曰昔楚
文王得茹黃之狗苑路之贈畋于雲夢三月不返保申讓之
王引席伏地申束箭五十跪加王背者再申趨出請死王召
而謝之殺狗拆贈務治國事併國三十九朕觀書至此未嘗
不嗟賞數四自古君臣非道合何以及此若君不信用雖有
直臣亦無以行其道宋琪曰此事數百年來人君亦罕有知
者非陛下博覽安能得茲鑒戒然臣聞知之非難行之為
難願陛下勉之上深然其言又嘗謂宰相曰朕於百姓
孜孜訪問務欲令其得所感悅人情固亦不難且虎狼之性
最難調伏者如苑中畜虎以時餌之便知養育之恩每亦馴
擾况于人乎已讀御覽卷一百是時按實錄及殺狗拆贈事今
并養虎事書之別奉養帝事在太平興國論此按宋琪八年
狗拆贈事在八年十月甲子皆云與宰相論此按宋琪八年
十一月壬子乃為宰相恐冬十月上之即位也召華山
別奉誤今不取

隱士陳搏入見于是復至上益加禮重謂宰相宋琪等曰
搏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士也在華山已四十餘
年度其年當百歲自言經五代亂離幸天下承平故來朝覲

與之語甚可聽因遣使送至中書琪等從容闕搏曰先生得
玄默修養之道可以化人乎對曰搏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
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之理無術可傳於人假令白日上
昇亦何益于世 主上龍顏秀異有天日之表博達古今深
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是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
之秋勤行修鍊無出于此琪等表上其言 上益喜甲申賜
搏號希夷先生令有司增葺所止臺觀 上屢與屬和詩什
數月遣還 上嘗謂宰相曰朕每日所為有常度辰巳間視
事既罷即看書深夜乃寢五鼓而起盛夏永晝未嘗臥至于
飲食亦不過差行之已久甚覺得力凡人飲食飽無不昏濁
倘四大無所運用更復就枕血脉凝滯諸疾自生欲其清爽
得乎老子云我命在我不在天全係人之調適卿等亦當留
意無自輕于攝養也續訓云此事在陳搏後年不壬辰禁布帛不

卷一

二

中度者有違詔復織募告者三分畀其一 癸巳嵐州獻北
獸一角似鹿無班角端有肉性甚馴人莫能辨詔羣臣參驗
之且諭旨曰符瑞之事非朕所尚也右散騎常侍徐鉉右諫
諫議大夫滕正中書舍人王祐等皆援引圖史以為祥麟寧
相宋琪等拜表稱賀上曰珍禽奇獸奚益于事必方內大寧
風俗淳厚此乃為上瑞耳比年四方所獻禽獸之異者甚多
止令畜于苑囿以遂其生生之性琪等固請宣示于外凡瑞
物六十三種並圖付史館 辛丑詔閣門自今應承受到申
書劄子如有錯誤措改者未便施行却送申書照會 十一
月丙寅親饗太廟丁卯祀天地于南郊大赦改元 初 太
祖追尊四廟親郊以 宣祖配天及 上即位禮官以為舜
郊饗商郊寘周郊後稷王業因之而興也若漢高之太公光
武之南頓雖有父之尊而無豫配天之法故三年六年再郊

並以 太祖配天子禮為久 上將東封詔扈蒙定禮儀蒙
乃奏議云嚴奠大于配天請以 宣祖配天而以 太祖配
上帝及罷封禪為郊祀遂用蒙議議者非之自張昭實儀卒
朝廷諂訪典故草立儀注皆扈蒙專為 唐制散官二品京
官文武職事五品以上及都督刺史皆帶魚袋 國初其制
多闕丁卯赦書初許升朝官服緋綠及二十年者叙賜緋紫
內出魚袋以賜近臣自是內外升朝文武皆帶凡服紫者飾
以金凡服緋者飾以銀京朝官幕職州縣官賜緋紫者亦帶
親王武官內職將校皆不帶 癸酉以定州進士楊億為初
書省正字時年十一億徽之後孫七歲能屬文 上聞其名
詔江南轉運使張去華就試詞藝遣赴闕逮三日得對試賦
五篇皆援筆立成 上深嘆賞命中使送至中書又賦詩一
章略不舒思宰相駭其俊異削章為賀 上曰可與一官留

卷之十

十四

京師時詔令賦詩于前以適意故有是命 十二月癸未命
京城耆老百歲以上者凡百許人至長春殿 上親加慰撫
老人皆言自五代以來未有如今日之盛也各賜束帛遣之
丁亥廢嶺南諸州採珠場自是惟商船互市及受海外之貢
壬辰立德妃李氏為皇后 后以太平興國二年七月入宮至
是立為皇后詔二年七月入宮至
則未封德妃為皇后也按本傳及會要等亦 丙申大酺集開
不載德妃之號不知本紀何故云尔當考 封府及諸軍樂人自丹鳳門前自朱雀門東西凡數里遷四
市貨殖五方士女大會作山車旱船往來御道為魚龍曼延
之戲音樂襍發觀者喧闐 甲辰大雨雪先是 上謂宰相
曰今冬氣和暖開春恐有疫癘郊祀 脯宴之後若得三五寸
雪大佳至是陰雪四合積雪盈尺 上嘗語宰相曰統制區
夏自有道理若得其要不為難事必先正其身則孰敢不正
若恣情放志何以使人凜懼朕每自勉勵未嘗少懈至于內

外官吏皆量才任職喻如匠者架屋棟梁榱桷咸不可闕也
宋琪曰近見陛下自供奉官殿直承旨三司大將諸州印
吏咸加選擢褒獎勤勞振拔淹滯內外無不知勸上曰此
輩久歷艱難皆無曠敗若曾有瑕玷人不保者不與茲選朕
非但振舉淹滯亦欲激厲使為好事耳琪曰陛下不以卑
冗躬自搜訪量材任職無有棄人所謂竹頭木屑亦不遺棄
者也選用三司大將等事竇訓云在九年因取量材任使如
作屋等語連書之選用三司大將別本亦在此年七年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二十五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二十六

太宗皇帝紀十

雍熙二年春正月癸亥翰林學士賈黃中等九人權知貢舉
上謂宰相曰夫設科取士之門最為捷要然而近年籍滿萬
餘人得無濫進者乎己巳詔自今諸科並令量定人數相參
引試分科隔坐命官巡察監門謹視出入有以文字往復與
吏為奸者寘之于法私以經義相教者斥出科場伍保預知
亦連坐進士倍加研覆貢舉人勿以曾經御試不考而薦始
令試官親戚別試者凡九十八人又罷進士試律復貼經
上覽諸道轉運副使知州通判奏章有不聯名者謂宰相曰
當官共事須協心從長且條陳利害動輒變改今不聯名此
必任其獨見未為允當也二月戊寅下詔戒之丙戌上
謂宰相曰朕覽中書見晉高祖求援于契丹遂行父事之禮
仍割地以奉之使數百萬黎庶陷于戎狄馮道趙瑩位居宰
輔皆遣令持禮屈辱之甚也戎狄貪婪啗之以利可耳割地
甚非良策朕每思之不覺歎惋宋琪等奏曰晉高祖遣馮道
奉使張筵送之親舉酒洒涕曰達兩君之命交二國之懽勞
我重臣之彼窮塞息民繼好宜體此懷勿以為憚也及道回
有詩曰殿上一杯天子泣門前雙節國人嗟方今亭障肅清
生靈安泰皆由得制禦之道恢復舊境亦應有時上然之
己未上御崇政殿覆試禮部貢舉人得進士涇城梁灝等
百七十九人庚申得諸科三百一十八人並唱名賜及第唱
名自此始科據登宰相李昉之子宗諤叅知政事呂蒙正之
從弟蒙亨監鈇使王明之子扶度支使許仲宣之子待問舉
進士試皆選入上曰此並勢家與孤寒競進縱以藝升人
亦謂朕為有私皆罷之青州人王從善應五經舉年始踰冠

自言通頌五經文註 上歷舉本經試之其誦如流特賜九
經及第面賜綠袍銀帶錢二萬時左右獻言尚有遺材壬戌
復試又得進士上元洪湛等七十六人癸亥得諸科三百二
人並賜及第 夏四月丙子復置明法科分周易尚書各為
一科附以論語孝經爾雅三小經毛詩專為一科明法亦附
三小經進士九經以下更不習法書又以鎖廳求試者率多
謬濫始今諸道州府自今擇才學優茂而歷官無過者乃舉
之仍先奏俟報 是日召宰相參知政事樞密三司使翰林
樞密直學士尚書省四品兩省五品以上三館學士宴于後
苑賞花釣魚張樂賜飲命羣臣賦詩習射自是每歲皆然賞
花釣魚曲宴始于是也此據會要賞花賦詩五月庚午中書
門下奏謫官在外而累經赦宥者欲令歸闕責其後効 上
不許謂宰相曰朝廷致理當任賢良君子小人宜在明辨大

此下

二

抵人君宜先自正其身亦如治家身不正則家亂矣故聽讒
邪之言則骨內至親受其離間豈能致敦睦之道歟大小雖
殊其致一也今海島瓊崖遠惡處甚多竄逐之臣郊裡以來
豈不在念然此等務行讟嶮若小得志即復結朋植黨恣其
毀譽如害羣之馬豈能輕議哉選舉誌言也 六月己卯詔兩
街供奉僧于內廷建道場 上謂宰相曰今茲夏麥豐稔比
聞歲熟則民多疾疫朕恐百姓或有災患故今設此未必便
能護佑且表朕勤禱之意云 丙戌命右諫議大夫劉保勳
兵部郎中楊徽之屯田郎中孔承恭與判吏部流內銓王祐
同就尚書省以新及第進士諸科名次先後鄉里遠近之便
注擬自是為定例 秋七月 上謂宰相曰國家以百姓為
本百姓以食為命故知儲蓄最為急務昨江南災旱甚可憂
遣使賑貸果無流亡盜賊之患若非積聚何以救之庚申詔

諸路轉運使及諸州長吏專切督察知倉官吏等依時省視
倉粟勿致毀敗其有計度支用外設法變易或出糶借貸與
民及轉輸京師如不省視而致損官粟者雖去任猶論如律
鼎州言江水溢害稼 八月庚辰 上謂宰相曰朕于獄犴
之寄夙夜焦勞比今遣使臣按巡諸道蓋慮或有冤滯耳因
思新及第進士為司理參軍彼于法律固未精習宜令諸州
長吏視其不勝任者于判司簿尉中兩易之 癸巳 上謂
宰臣曰近代以來政理隳紊無如晉漢兩朝外則侯伯不法
恐其梧斂內則權倖用事貨賂公行有如未納王租先遭率
斂縣中官吏歲有年常之求鎮將人員時為乞索之窘鄉胥
里長更迭往來嗷嗷蒸民何所告愬欲望天道順和其可得
乎近年以來頗革此弊臣寮守法兆民舒泰雖未能還淳反
朴亦可謂之小康矣每念百姓寒耕熟耘營求衣食國家若

卷之六

三

非贍養軍旅而稅亦不忍催督而况非理誅剝乎宋琪等對

曰 陛下恤民求理取鑒晉漢實天下幸甚會要十一月有

與物年常節儀酒肉米麩附十一月未 罪楚王元佐獨申救之 上不聽廷美死元佐遂感心疾或

經時不朝請龍川別志 言太宗將立元佐為嗣元佐堅辭

太祖而元佐德昭卒于太平興國四年八月德芳卒于六年三月

佐雖固封衛王蓋未有建儲之議也九年正月記載宋敏求云廷美

失愛元記蓋得其罪由是屢為殘忍不守法度左右微過必加

手刃僕吏過庭往往彎弓射之 上誨甚厲皆不悛是歲夏

秋疾甚 上深以為憂是月疾小愈 上喜因降德音庚戌

重陽召諸王宴射苑中而元佐以疾新起不預至暮陳王元

佑等過之元佐謂曰汝等與至尊宴射而我不與焉是為君

父所棄也遂發憤中夜閉牖妻縱火焚宮遲明烟焰未止

上意火必元佑所為也令攝赴中書遣御史按問置巨校于前元佑恐懼具對以實上遣入內都知王仁審謂曰汝為親王富貴極矣何兇悖如是國家憲典我斷不敢私父子之情于此絕矣元佑無以對陳王元佑下泪暨宰相相近臣號泣營救上涕泗謂曰朕每讀書見前代子孫多有不率教者未嘗不扼腕憤恨豈知我家亦有此事朕為宗社計斷不捨之遂下制廢為庶人送均州安置頤謂宰相曰比者內外安寧方思自適而元佑縱火實撓朕懷宋琪等對曰堯舜有丹朱商均此不足以累聖德元佑苟無心疾當不至是惟陛下下開釋丁巳琪等帥百官伏閣拜表乞留元佑京師詔不許表三上乃許之元佑行至黃山台還寘于南宮使者監護不通外事楚王府諮議趙齊王道翊善戴玄以輔導無狀皆謂罪上曰朕教訓猶不從豈汝等所能贊道耶並釋不問

卷之六

四

通判鄭州名見太宗謂曰知卿深謀遠慮試與朕決一事令中外不驚動此事已與大臣議之深謀遠慮請其試與朕決一事宮中恐為不法他日必請其禁之東宮欲廢之則東宮亦自有兵甲侍衛而招亂日必請其禁之東宮欲廢之則東宮亦自有兵右侍衛左右皆令從之入宮而廢之其黃門力耳不為事使還及東宮出因搜其宮中得淫刑之器有劍眼挑筋摘舌等物還而示之東宮罪遂廢之淫刑之器有劍眼挑筋摘舌等物還準孟厚此張唐英所著仁宗政要卷十傳所載也傳聞謬悞一至此蓋因廢元佑事耳淫刑化三年十月罷恭孝太子元英書冊禮多則婦妾張氏初無淫刑事也唐九月虞部郎中知制誥鄭人韓丕有文行朝廷稱為長者然誥命應用傷於稽緩一夕湏詔書甚急丕傳筆既久問索舊草吏以本典局戶出宿不可搜檢丕乃破鎖取改易而進宋琪性褊急常加督責或申以諧譖丕不能平中書舍人王祐以前輩負氣多凌辱面折之乃表求外任閏九月甲戌丕罷知豳州上覽豈管雜記歎其風俗乖異乙未詔嶺南諸州民嫁娶喪葬衣服制度委所在長吏漸加誠屬俾遵條二其殺人祭鬼病不求

醫僧置妻孥等事深宜化導使之悛革無或峻法以致煩擾
己亥坊州獻一角獸 上召近臣觀之咸奏曰按瑞應圖
壯曰麒麟曰麟昔嵐州所進麟此乃麒麟也請宣示中外 上
不許但令養于苑中遂其欽齷之性且謂宰相曰時和年豐
兆民安泰斯為上瑞鳥獸草木何足云冬十月辛丑朔
上錄京城諸司繫囚多所原減決事遂至日昃近臣或諫以
勞苦過甚 上曰不然倘惠及無告使獄訟平允不致枉撓
朕意深以為適何勞之有曰謂宰相曰中外臣寮若皆留心
政務天下安有不治者古人宰一邑守一郡使飛蝗避境猛
虎渡江况人君能惠養黎庶申理冤滯豈不感召和氣乎朕
每自勤不怠此志必無改易或云百司細故帝王不當親決
朕意則異乎此若以尊極自居則下情不得上達矣 十一
月辛卯詔自今京官幕職州縣官有丁父母憂者並放離任
常叅官奏聞待報然其後頗有特追出者 十二月 上謂
李昉等曰中書樞密朝廷政事所出治亂根本繫焉且天下
廣大卿等與朕共理當各竭公忠以副任用誰無姻故之
情苟才不足稱不若遺之財帛耳朕亦有舊人若果無取未
嘗假以名器也卿等其戒之開寶中賊攻繡州知州饒陽王
恕死焉恕子濟時從行賊將并害之濟擁尸號慟謂賊曰吾
父已死吾安用活為但恨力不足殺汝以報父仇耳賊感其
言捨之濟遂拾父骨匿山谷間既而官軍大集濟脫身謁其
帥朱乙陳討賊之計乙嘉其誠遺以束帛奏假驛置而歸先
是濟母終于岳陽權殯佛舍并護二喪還饒陽州將以聞
太祖召見為其尚少且俾就學于是上書自陳死事之孤得
試學士院補龍溪主簿時調福建輸鶴翎為箭羽鶴非常有
物官督責尤急至一翎直數百錢者民甚苦之濟以便宜諭

民取驚翎代輸驛奏其事因詔旁郡悉如濟所陳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二十六

